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峰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

且說縣尹吩咐寧婆坐轎去接。那轎夫頭兒悄悄說：「老寧呀，你太受用了。你坐過這個轎嗎？」婆子說：「你來著你那個嘴罷。就是這個轎子，告訴你罷，姐姐連這回坐了三次了。」轎夫頭兒聽了也笑了，吩咐摘桿。寧婆邁進轎桿，身子往後一退，腰兒一哈，頭兒一低，便坐上了。眾轎夫俱各笑道：「瞧不起他，真有門兒。」寧婆道：「唔！你打量媽媽是個怯條子呢。孩子們給安上扶手。你們若走得好了，我還要賞你們轎錢呢。」此時包旺已然乘馬，又派四名衙役跟隨，簇擁著去了。縣官立刻升堂，將宋升帶上，道他誣告良人，掌了□個嘴巴，逐出衙外。即吩咐帶方善。太爺令去刑具，將話言明，又安慰了他幾句，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，又想不到與貴公子聯姻，心中快樂之極，滿口應承：「見了公子，定當替老父臺分解。」縣官吩咐看座，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。

不多時，三公子來到，縣官出迎，蔣趙張三位也都迎了出來。公子即要下轎，因是初癒，縣官吩咐抬至當堂，蔣平等也俱參見。三公子下轎，彼此各有多少謙遜的言詞。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頭。縣官將公子讓至書房，備辦酒席，大家遜坐。三公子與方善上坐，蔣爺與張趙左右相陪，縣官坐了主位。包旺自有別人款待，飲酒敘話。

縣官道：「敝境出此惡事，幸將各犯拿獲。惟鄧九如不知下落，武平安雖說已死，此事還須細查。相爺跟前，還望公子善言。」公子滿口應承，卻又托付照應方夫子並寧媽媽。惟有蔣平等因奉相命訪查韓彰之事，說明他三人還要到翠雲峰探聽探聽，然後再與公子一同進京，就請公子暫在衙內將養。他等也不待席終，便先告辭去了。

這裡方先生辭了公子，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，又與寧媽媽道乏。他父女歡喜之至，自不必說。三公子處自有包旺精心服侍。縣官除辦公事有閒暇之時，必來與公子閒談，一切周旋，自不必細表。

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到翠雲峰靈佑寺廟內，見了和尚，先打聽韓二爺來了不曾。和尚說道：「三位來的不巧。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，今早就走了。」三人聽了，不由得一怔。蔣爺道：「我二哥可曾提往那裡去麼？」和尚說：「小僧已曾問過。韓爺說：『丈夫以天地為家，焉有定蹤。』信步行去，不知去向。」蔣爺聽了，半晌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此事雖是我做得不好，然而皆因五弟而起，致令二哥飄蓬無定。如今鬧得一個居住之處也是無有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張爺道：「四兄不必為難。咱們且在這鄰近左右訪查訪查，再做理會。」蔣平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弟還要到韓老伯墳前看看，莫若一同前往。」說罷，三人離了靈佑寺，慢慢來到墓前，果見有新化的紙灰。蔣平對著荒丘，又歎息了一番，將身跪倒拜了四拜，真個是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」。趙虎說：「既找不著二哥，咱們還是早回平縣為是。」蔣平道：「今日天氣已晚，趕不及了，只好仍在廟中居住，明早回縣便了。」三人復至廟中，同住於雲堂之內。次日即回平縣而去。

你道韓爺果真走了麼？他卻仍在廟內，故意告訴和尚，倘若他等找來，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對他們。他卻在和尚屋內住了。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居住，因此失了機會。不必細述。

且說蔣爺三人回到平縣見了三公子，說明未遇韓彰，只得且回東京，定於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。縣官仍用轎子送公子進京，已將旅店行李取來，派了四名衙役，卻先到了方先生家敘了翁婿之情，言明了開封稟明相爺，即行納聘。又將寧媽媽請來道乏，那婆子樂個不了。然後大家方才動身，竟奔東京而來。

一日，來到京師，進城之時，蔣張趙三人一伸坐騎先到了開封，進署見過相爺，先回明未遇韓彰，言公子遇難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相爺叫他們俱各歇息去了。不多時，三公子來到，參見了包公。包公問他如何遇害。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。事雖兇險，包公見三公子毫不露遭凶險之態，惟獨提到鄧九如深加愛惜。包公察公子的神情氣色，心地志向，甚是合心。公子又將方善被誣、情願聯姻、姪兒因受他大恩，擅定姻盟的事，也說了一遍。包公疼愛公子，滿應全在自己身上。三公子又贊美平縣縣官很為姪兒費心，不但備了轎子送來，又派了四名衙役護送。包公聽了，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役轎夫銀兩，並寫回信道乏道謝。

不幾日間，平縣將武平安劉多劉獬一同解到。包公又審訊了一番，與原供相符，便將武平安也用狗頭劍剮了，劉多劉獬定了斬監候。此案結後，包公即派包興齋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，送到合肥縣小包村，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。候三公子考試之後，再行授室。自己具了稟帖，回明了太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，聯此婚姻，皆是自己的主意，並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節。三公子又叫包興暗暗訪查鄧九如的下落。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，獨獨與寧老先生合得來。包公又派人查買了一頃田，紋銀百兩，庫緞四疋，賞給寧婆，以為養老之資。

且言蔣平自那日來到開封，到了公所，諸位英雄俱各見了，單單不見了南俠，心中就有些疑惑，連忙問道：「展大哥到那裡去了？」盧方說：「三日前起了路引，上松江去了。」蔣爺聽了，著急道：「這是誰叫展兄去的？大家為何不攔阻他呢？」公孫先生說：「劣兄攔至再三，展大哥斷不依從。自己見了相爺，起了路引，他就走了。」蔣平聽了，跌足道：「這又是小弟多說的不是了！」王朝問道：「如何是四弟多說的不是呢？」蔣平說：「大哥想前次小弟說的言語，叫展大哥等我等找了韓二哥回來做為內應，句句原是實話；不料展大哥錯會了意，當做激他的言語，竟自一人前去。眾位兄弟有所不知，我那五弟做事有些詭詐。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，這豈不是小弟多說的不是了麼？」王朝聽了，便不言語。蔣平又道：「此次小弟沒有找著二哥。昨日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。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，約會著展兄同到萊花村，找著雙俠丁家二兄弟大家商量個主意，找著老五，要了三寶，一同前來以了此案，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。此事倒要大費周折了。」公孫策說：「依四弟怎麼樣呢？」蔣爺道：「再無別的主意，只好我兄弟三人明日稟明相爺，且到萊花村，見機行事便了。」大家聞聽，深以為然。這且不言。

原來南俠忍心耐性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，自己暗想道：「蔣澤長說話帶激，我若真個等他，顯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。莫若回明恩相，起個路引，單人獨騎前去。」於是展爺就回明此事，帶了路引，來到松江府，投了文書，要見太守。太守連忙請到書房。展爺見這太守年紀不過三旬，旁邊站一老管家。正與太守談話時，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看，便向老管家招手兒。管家退出，二人咬耳。管家點頭後，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，回身退出。太守即請展爺到後面書房敘話。展爺不解何意，只得來到後面。剛坐下，只見丫環僕婦簇擁著一位夫人，見了展爺，連忙納頭便拜，連太守等俱各跪下。展爺不知所措，連忙伏身還禮不迭，心中好生納悶。忽聽太守道：「恩公，我非別個，名喚田起元，賤內就是金玉仙，多蒙恩公搭救，脫離了大難，後因考試得中，即以外任擢用。不幾年間，如今叨恩公福庇，已做太守，皆出於恩公所賜。」展爺聽了，方才明白，即請夫人迴避。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，展爺並皆扶起。仍然到外書房，已備得酒席。

飲酒之間，田太守因問道：「恩公到陷空島何事？」展爺便將奉命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。田太守吃驚道：「聽得陷空島道路崎嶇，山勢險惡，恩公一人如何去得？況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，他既歸入山中，難免埋伏圈套，恩公須熟思方好。」展爺道：「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，卻是道義相通，平素又無仇隙。見了他時，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。他若省悟，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，並不是諄諄與他對壘，以死相拚的主意。」太守聽了，略覺放心。展爺又道：「如今奉懇太守，倘得一人熟識路徑帶我到盧家莊，足見厚情。」太守連連應允：「有，有。」即叫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。不多時，余彪來到。見此人出五旬年紀，身量高大，參見了太守，又與展爺見了禮。便備辦船隻，約於初鼓起身。

展爺用畢飯，略為歇息，天已掌燈。急急紮束停當，別了太守，同余彪登舟，撐到盧家莊，到飛峰嶺下將舟停住。展爺告訴余彪說：「你在此探聽三日，如無音信，即刻回府稟告太守。候過旬日，我若不到，府中即刻詳文到開封府便了。」余彪領命。展爺棄舟上嶺。此時已有二鼓，趁著月色來至盧家莊。只見一帶高牆極其堅固，有個哨門是個大柵欄關閉，推了推卻是鎖著，折腰撿了

一塊石片，敲著柵欄，高聲叫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只聽裡面應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展爺道：「俺姓展，特來拜訪你家五員外。」裡面說：「莫不是南俠稱御貓、護衛展老爺麼？」展爺道：「正是。你家員外可在麼？」裡面的道：「在家，在家。等了展老爺好些日子了。略為少待，容我稟報。」展爺在外呆等多時，總不見出來，一時性發，又敲又叫。忽聽得從西邊來了一個人，聲音卻是醉了的一般，嘟嘟囔囔道：「你是呀？半夜三更這末大呼小叫的，連點規矩也沒有！你若等不得，你敢進來，算你是好的！」說罷，他卻走了。

展爺不由得大怒，暗道：「可惡這些莊丁們，豈有此理！這明是白玉堂吩咐，故意激怒於我。諒他縱有埋伏，吾何懼哉！」想罷，將手扳住柵欄，一翻身兩腳飄起，倒垂勢用腳扣住，將手一鬆，身體捲起，斜刺裡抓住牆頭。往下窺看，卻是平地。恐有埋伏，卻又投石問了一問，方才轉身落下，竟奔廣梁大門而來。仔細看時，卻是封鎖，從門縫裡觀時，黑漆漆諸物莫睹。又到兩旁房屋看了看，連個人影兒也無。只得復往西去，又見一個廣梁大門，與這邊的一樣。上了臺階一看，雙門大開，門洞底下天花板上高懸鐵絲燈籠，上面有朱紅的「大門」二字。迎面影壁上掛著一個絹燈，上寫「迎祥」二字。展爺暗道：「姓白的必是在此了。待我進去，看看如何。」一面邁步，一面留神，卻用腳尖點地而行。轉過影壁，早見垂花二門，迎面四扇屏風，上掛方角絹燈四個，也是紅字「元」、「亨」、「利」、「貞」。這二門又覺比外面高了些。展爺只得上了臺階，進了二門，仍是滑步而行。正中五間廳房卻無燈光，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展爺即來到東角門內，又是臺階，比二門又高些。展爺猛然省悟，暗道：「是了。他這房子一層高似一層，竟是隨山勢蓋的。」

上了臺階，往裡一看，見東面一溜五間平臺軒子，俱是燈燭輝煌，門卻開在盡北頭。展爺暗說：「這是甚麼樣子？好好五間平臺，如何不在正中間開門，在北間開門呢？可見山野與人家住房不同，只知任性，不論式樣。」心中想著，早已來到游廊。到了北頭，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窗。將滑子撥開，往懷裡一帶，覺得甚緊，只聽咯吱咯吱亂響。開門時見迎面有桌，兩邊有椅，早見一人進裡間屋去了，並且看見衣衿是松綠的花氅。展爺暗道：「這必是白老五，不肯見我，躲向裡間去了。」連忙滑步跟入裡間，掀起軟簾，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，卻露了半臉，頗似白玉堂形景。又有一個軟簾相隔。展爺暗道：「到了此時，你縱然羞愧見我，難道你還跑得出這五間軒子不成？」趕緊一步，已到門口，掀起軟簾一看，這三間卻是通柁，燈光照耀真切。見他背面而立，頭戴武生巾，身穿花氅，露著藕色襯袍，足下官靴，儼然白玉堂一般。展爺呼道：「五賢弟請了。何妨相見。」呼之不應，及至向前一拉，那人轉過身來，卻是一燈草做的假人，展爺說聲：「不好！吾中計也！」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曉。